

母爱如水

□ 胡乐浩

翻看日历,数字下方母亲节三字跳入眼帘,让我再一次想起老家的母亲。

母亲今年已近七旬,腰不弯,背不驮,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与她老人家一块行走,腿脚灵便的有时我都撵不上。

母亲心地善良,记得上中学时,村里有个孤儿,8岁那年,其父在煤矿透水事故中遇难,母亲改嫁,撇下幼小的他,饱一顿饥一顿,全靠左邻右舍接济生活。每当要饭到我们家时,母亲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总是热情相待,为其盛满饭菜。我们穿小的衣服,母亲也送给他。那时,尽管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多好,但母亲总是尽力而为,“哪怕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也要照顾邻家孤儿。”母亲当时这样教育我们。

母亲一向勤劳,打我记事

起,一年到头,无论何时看到母亲,她几乎都在忙碌,为自己的家庭劳作不止,为让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操劳。与父亲一起承担所有的农活,繁重的劳动没有压垮母亲的双肩。后来,我们陆续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土地变少,地里的农活逐渐减轻,特别是近些年土地流转,我们家没有了田地,可母亲仍然闲不惯,不是今天给人家当帮工,就是明天给人家打下手,要么春天去栽树,秋天去摘棉,闲不住的她一如既往地劳作着,我曾不止一次劝她不要再这样拼命了,可她不听劝阻,依然“我行我素”。

母亲一向节俭,我从未见她浪费过一粒米、一滴水。前段时间,母亲常流眼泪,这是去年患白内障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被这折磨得厉害时,母亲都要来

城里医院的眼科冲一下泪道以缓解不适。每次来,母亲几乎都不给我说,更不让我陪,也很少在我们家吃饭,但每次来总不忘给我们捎一些时令青菜,说“你们买房子,能节省一点是一点。”有时我回老家,给她买点鱼肉之类的,她也不舍得吃,在家里炒好或炖好,专程给我们送来。为这事,我已记不清“责备”她多少回了。

母亲是平凡的,如同路边无名的小草,然而,母爱是伟大的——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而且教我做人、处事,她注重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教育我们,从具体的小事抓起;我身上流淌着母亲的血液,我也继承了母亲善良、勤劳、节俭、乐于助人等好品质。母亲宽厚、仁慈的博大之心也深深感染着我,母亲对我的教诲无处不在,在她身边是如

此,不在其身边时,每每想起,她的教诲仿佛犹在耳……作为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母亲教给我太多的人生道理,也给我后来的工作增添了无限动力……

母亲有着水一样的情怀和性格,与世无争,默默无闻,每天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平和地对待身边的一切,善待周围所有的人和事……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母亲的高大……

俗话说:“家有一老是一宝。”有母亲在,我们全家就是一棵合欢树,每日共享生活的欢愉。然而,“岁月催人老得快”,光阴无情,母亲也终有一天会老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会因此抓住每一天,好好孝敬母亲,让她开心快乐、健康长寿!

假如,母亲是一条河

□ 龚安明

假如,母亲是一条河
我就是一株禾苗
生长在岸边的田野
从一粒种子开始
生命就与河水紧紧链接
河水的润泽让我怕干渴
径流入河
让我不惧大雨滂沱
从容地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假如,母亲是一条河
我就是河里的浪花一朵
凝聚着流水的期望
承受着河水的举托
即使不能惊涛拍岸
也要用激情为母亲
唱响一首澎湃的歌

假如,母亲是一条河
我就是河面上的扁舟一叶
河水的抚慰让我敢于外出漂泊
即使游遍江海湖泊
视野再广 经历再多
也不能忘记母亲的叮咛和嘱托
我的航程起源于家乡的小河

假如,母亲是一条河
我就是河边的垂柳一棵
无论树冠大小 高矮低落
根在水中 叶落入河
即使到了枯萎的时刻
也想依偎在河边聆听河水
静静地流过
轻轻地诉说

泪光

□ 孙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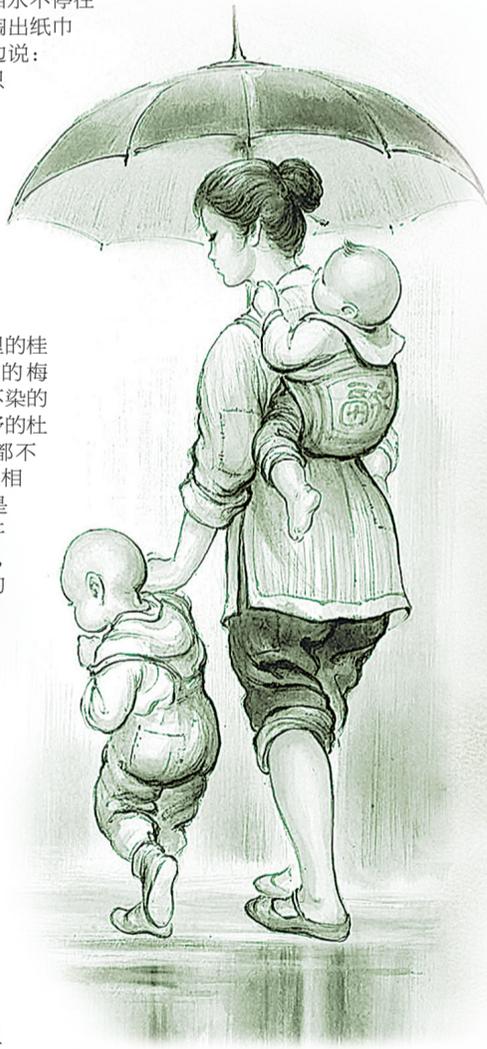
级颁奖大会,是我一生从未有过的。老伴也为我高兴,给我准备配套衣服,叮嘱我多带点钱,好不容易去北京,多玩几天,回来给娘捎点北京特产……女人心细,想得特别周到,去之前将所有的东西包好,才上床休息。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床,发现娘早已坐在沙发上梳头发。我纳闷了,平时,娘都是太阳老高才起,今儿怎么啦?娘笑着说:“你今天去北京,我睡不着,起来好看看着你走。”一句话把我说的哭笑不得,但也知道这是母亲为我担忧。老伴做好早饭,我胡乱吃了几口,提包就往外走,只听“咣当”一声,回头看时,只见娘倒在沙发上,嘴里不停哼哼。“这是怎么啦?”“娘要起身送你出门,猛一起就倒在地上。”我忙拨打120,送进了医院。

经检查,大夫说是脑中风,幸亏来的及时,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坐在门外的长椅上,又悔又恨,去开什么会,不然,娘也不会遭此大难,悔恨交加,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老伴见此情景,安慰我说:“娘的年纪大了,有病也是难免的,不必自责,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会看好的。”过了两天,娘醒过来了,转进了普

通病房,我坐在娘面前,娘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上北京了吗?”我为了安慰她,说去了。可终究纸是包不住火的,当知道我是因为她的病没去成北京,她拉着我的手说:“都是娘不好,耽误了你的大事,娘真该死。”说着,泪水不停往下流。老伴忙掏出纸巾给她擦,边擦边说:“娘别难过,只要你好了,他比上北京还高兴呢!”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花:雍容华贵的牡丹、香飘十里的桂花,不畏严寒的梅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春山遍野的杜鹃花,但它们都不能与娘的泪花相媲美,因为它是专为儿女们开放的心底之花,是永永远远的不败之花。



致敬母亲

□ 闵凡利

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是你的脸庞
第一口吃到的食量来自你的乳房
第一次感到的温暖来自你的目光
第一声喊出的声音妈妈啊——亲娘

第一次走上路是你的搀扶
是你的手拭去我第一次的忧伤
面对困难是你给了我信心
是你放飞了我飞翔的翅膀

因为调皮你举起了巴掌
你的严厉告诉我做人要正直和坚强
骄傲时你把我翘起的尾巴卷起
失意时是你用爱心给我牵引出希望

像园丁照着稚嫩的花苗
风雨里肩挑着无垠的忧伤
风雪里你把腰弓成蓬帐
温暖的怀抱是我们永远的天堂

是你充实了我情感的空白
是你告诉我活着就要歌唱
是你让我明了人生充满了敬意
是你教给我生命的美丽来自绽放

母亲啊,我的亲娘
在岁月里穿梭
你满头乌丝瞬间落满了冰霜
你总是微笑着面对挫折
皱纹沟壑了你的脸庞

儿多想变作一把熨斗
熨平你的皱纹和苦痛、艰难和沧桑
让你永远年轻永远微笑
永远走在平坦的大道上

然而这一切却是奢望
儿却无法替你承受一丁点的忧伤
你告诉我自己的痛得要自己去舔
昂首挺胸是面对的唯一良方

这个红尘有很多的险阻
有很多的险恶和凄凉
只要时时对生活充满热爱
爱会让所有的阴暗开满阳光

母亲啊,天下所有的亲娘
春天就是你的节日
天地清新万物萌秀
你代表着不屈 蓬勃和茁壮

这个日子适合发芽开花
适合抒情适合赞美适合歌唱
天下所有的母亲啊
向你鞠躬向你致敬向你祝福
祝愿你们永远快乐幸福吉祥安康

母亲已九十有余。耳不聋,眼不花,头脑很清楚,但有一双象征旧社会罪恶被裹的小脚,让她走起路来十分困难。她经常给我讲旧社会经历的心酸故事。听得遍数多了,我也就不以为然,只管看我的书,看得正浓,邮递员来了。我接过报纸,忽然有一封信从中掉下来,忙捡起一看,信封正面鲜红的大字写着,中国散文学会写作中心,拆开惊喜的发现四个大字——获奖喜报。上面写着:尊敬的孙晋才同志:由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学会写作中心,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评选活动,经专家学者做成的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您惠寄的参赛作品《春雨》,荣获征文大赛二等奖,谨此祝贺。看罢,我的心顿时沸腾起来。喜从天降,我在院子里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喊:“娘,我获奖了!”当我把应邀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颁奖大会的消息告诉她时,娘喜得合不拢嘴,还说:“我儿子有出息了,到北京领奖是个大喜事,你一定要去,我在家等着在电视上看你领奖。”两眼望着我,热泪盈眶。

人逢喜事精神爽。参加国家

忆远去的老娘

□ 张运祥

很多事情不经意间已离我而去,并渐渐从记忆里消失。但不管年龄多大,岁月如何无情流逝,可给我生命、抚养我长大且永远善良、淳朴,只知疼爱子女的娘亲形象,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尽管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25个年头了,可每每在街头巷尾,听到有人叫娘时,我也总在心里随之叫一声“娘”!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闹饥荒的日子里,年幼无知的我常因肚子“闹饥荒”向娘要吃的。可面对四壁空空的房,掀盖见底的缸,等米下锅的灶,她老人家会先安慰我们一番,然后扭转头去,背起杈头,拿着镢锄,蹒跚并不结实的小脚身子去挖野菜。中午时分,经她调理的野菜稀粥,便端在了我们的面前,肌肠辘辘的我们将锅底“打扫”干净,而母亲苦涩的脸庞却更加消瘦了。

记得有一天,已显极度苍老的父亲不知从哪位亲戚家借来10多斤地瓜干。当我嗅到透

出诱人“香味”的地瓜干时,因挨饿落下的胃醋心,鼓起了我向老娘讨吃的决心。当她老人家听我说地瓜干能治醋心时,便好歹批准我可以吃四至五片。得到娘的恩准,我便大着胆子多拿了几片,快步跑出家,来到当街上美餐了一顿。待我回家时,娘问我醋心好了吗时,我便摸着鼓起的肚皮感激地说:地瓜干治醋心可灵了,以后再醋心时,我还要吃地瓜干!母亲听了我的话,苦笑着点了点头。其实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人,因为根本无法填饱肚子,人人都得醋心病,吃地瓜或地瓜干,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我只不过是为安抚自己的肚子不“闹”意见,向老母亲撒个慌。

到了上学历,父母为了我将来有个出息,便忍痛让哥哥和姐姐辍学回家挣工分,为我创造了安心上学的条件。我没有辜负一家人的期望,经过努力我成了全家五兄妹中唯一吃国家饭的人,从而也便离开

了娘的身边。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刚参加工作子,娘时刻为我担心,只要有一个星期不回家,她老人家便会打发父亲周一准时去到我单位看我。每当我休息回到家时,她老人家必定用并不多的地瓜干换斤豆腐煎给我时,把我当作多年不进门亲戚予以“招待”。

待我在外结婚生子后,我便把老人家接到家中再为我“服务”。看着每月捉襟见肘的生活,她便安排嫂子和两个姐姐分别给我滚上很多瓜干煎饼送去,还让老父亲给我们送来瓜干面,教我熬做窝窝头。当时她会不经意间说上一句,地瓜干能治你的醋心病!每每说着,我们娘俩便会发出会心的笑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儿

女们的长大入学,母亲又回到了乡下,我们一家人也时常去乡下看望她老人家,顺便带些老人家喜欢吃的东西。但她面对我们带去的食品,先是唠叨一番嫌贵,然后又分给孩子们及邻家小孩尽情享用,她却很少自己吃上一口。当我们回来时,她又将剩下的物品悄悄塞进孩子们的提包里,再加上几个煮熟的咸鸡蛋,直到她老人家去世。

母亲虽然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每逢过年、过节,我总到赶到父母的坟前,以便跪在那里,再叫一声“娘,爷,儿子看您来了”!